

第一章 緒論

在現代民主國家的組成要素之中，政黨一直是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而選舉則為政黨角逐權力的唯一合法途徑。在 1989 年 3 月，蘇聯舉行人民代表大會選舉，作為蘇聯史上第一次的差額選舉，雖不一定自由公平，但卻為俄羅斯的民主化寫下第一筆記錄。之後，在 1990 年 3 月，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蘇聯憲法第六條修正案之後，廢除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特權，正式為之後俄羅斯立下多黨制發展的基礎。在這些歷史背景脈絡之後，可以很清楚地觀察到一個事實，即選舉與政黨政治的產生可以被視為一個國家民主轉型的起點。

本篇論文的寫作，最初是受到杜弗傑(Maurice Duverger)與薩托里(Giovanni Sartori)等政黨理論學者的影響，進而激發筆者開始關心民主轉型過程中所產生的幾個重要性指標，如政黨體系或選舉制度等，以及兩者之間的關連性。以俄羅斯聯邦為例，全國性的選舉如總統大選、國家杜馬選舉等，一直是西方學者或觀察家關注的焦點。另一方面，2004 年也可以說是國際上充滿選舉味的一年，如俄羅斯、美國與台灣等地，都恰巧於該年舉行總統大選。在這些因素的激勵之下，遂引起了筆者對俄羅斯聯邦政黨與選舉研究的興趣。

基本上，在文章的一開始，筆者將針對本篇論文寫作之動機與目的作一簡易說明，之後再將研究的範圍與方法予以界定。其次，筆者將把目前國內外對於俄羅斯政黨政治與選舉制度等相關文獻做重點式回顧，並期盼於其中得到研究本文的架構，進而找出政黨、選舉、總統與國家杜馬等四者之間的交互關係。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研究目的

自 1970 年代中期開始，民主化的浪潮自南歐開始，逐漸席捲大部份的第三世界國家跟共產國家，正如學者韓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其著作《第三波》(The Third Wave)所指出，民主化的浪潮滾滾而來，絡繹不絕，而這股浪潮後來橫跨了拉丁美洲，流進了亞洲，最後昔日以蘇聯為首的共產集團也陸續在 1990 年代前後放棄共黨專政體制，轉入民主化的潮流之中。

在現代的民主理論當中，代議制度一直是民主政治主要運作的模式，而政黨則為其行使代議權力的主要個體，因此將民主政治與政黨政治畫上等號也不為過。近代政黨的產生，乃源自於 19 世紀西方國家公民選舉權普遍化的結果，因此在民主的演進當中，政治意識相近的群體會自然地基於現實的考量而紛紛結合，藉以動員選民支持其在競選活動之中獲勝，方得實現其政策與理念。另外，學者戴蒙(Larry Diamond)認為，雖然有鑑於近日公民社會力量的興起，政黨依舊是個重要的工具，扮演著政府和民間社會的中介功能角色。因此，一個制度化的政黨體系可以提供政府政策的立法支持，並透過既有的程序進行協商化解衝突，同時有效降低民粹主義煽動者獲取政權的可能，並且讓民主程序更具包容性、可接近性、代表性及效率性，因而有助於提升民主政治的可治理性，並且強化民主政治的正當性。¹自 1991 年蘇聯正式解體之後，俄羅斯揮別黨國體制的後極權統治，開始邁入民主化的進程之中，因此許多政治研究的學者或專家們，莫不把此昔日橫跨歐亞大陸的前蘇聯社會主義帝國民主化的過程，當作政治民主轉型理論研究的最佳議題，特別是針對其在民主化轉型的起因、過程、與其間所遭受到的挫折與問題，而其中俄羅斯新興的政黨政治尤為學者研究的焦點。

一般而言，在社會主義國家民主轉型的過程中，勢必會遭受到經濟改革的壓力，與政治轉軌對於社會所帶來的衝擊，如何去適應此一新的環境，正是研究民

¹ 田弘茂等編，*鞏固第三波民主*，(台北：業強，1997)，頁 17。

主轉型的重要課題。在蘇聯末期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的「公開性」(glasnost)改革開放之下，蘇聯逐漸開放黨禁，並於 1990 年 3 月經蘇聯人代會通過修正憲法第六條，蘇共放棄政治壟斷地位，爾後於該年 10 月通過新的社會組織法，賦予政黨合法地位。於是在蘇聯解體前一年，共產黨以外的政黨已經可以合法地成立，此可謂俄羅斯政黨政治發展的雛型。因此，以俄羅斯聯邦為例，在蘇聯瓦解，俄羅斯聯邦正式獨立之後，隨之而來的是一連串的巨大變革：在經濟制度上，由社會主義經濟模式轉型至市場經濟模式；在與前蘇聯各加盟國的關係上，轉變成較為鬆散的國協形式；在國內政治環境上，由原本共黨威權轉向為民主政體。相同地，在民主化的浪潮之下，俄羅斯也擺脫以往共產黨一黨專政的統治方式，逐漸往民主政體轉型道路發展。

在研究俄羅斯民主化轉型過程之中，自然有許多因素，會影響俄羅斯在民主化轉型中的發展，其不外乎憲政設計、經濟轉軌的方式、前蘇聯遺留下的政治文化與思維方式等等。其影響或大或小，或深或淺，但絕對與民主轉型的發展息息相關。

此篇論文主要的目的，即是為了探討俄羅斯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並以俄羅斯實際的政治環境變遷來瞭解其民主化的發展，而在眾多可能影響俄羅斯政治的變項中，筆者將把焦點置於其政黨政治此一專題之上，藉由檢視俄羅斯政黨政治的崛起與發展過程，來進一步實證其民主化穩定與否。在關於政黨研究的場域上，此文研究的範圍將著重在政黨體系上。大體來說，政黨的活動場域不外乎在國會殿堂內與競選活動上，而其中又以選舉活動為最主要的重心，故俄羅斯歷年來數次中央層級選舉活動將成為本文論述的重心，其中筆者將把焦點置放於 2003 年國家杜馬選舉與 2004 年俄羅斯總統大選，並希望藉此探討國家杜馬與總統制對政黨體系發展的影響。

由於政黨政治與選舉為本文的重心，因此筆者將提出幾個問題作為本文研究的方向。俄羅斯政黨的起源與本質為何？選舉制度與政黨政治的關係為何？政黨政治於俄羅斯聯邦發展的脈絡為何？政黨政治對俄羅斯聯邦的民主化是助力還

是阻力？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筆者將藉由觀察俄羅斯大選，一步一步找出政黨政治在俄羅斯發展且成形的證據，並經由解析目前俄羅斯政治情勢，來了解俄羅斯民主轉型的現況，並尋求找出俄羅斯政黨政治日後可能發展的軌跡。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研究方法

在開始進行研究之前，筆者首先必須先界定此篇論文的研究範圍及研究限制。由於筆者將研究的焦點放在俄羅斯政黨政治的發展之上，藉著觀察與分析俄羅斯政黨與政治生態來檢驗俄羅斯民主轉型與民主化的程度。換句話說，政黨政治為此篇研究的自變項(*independent variable*)，在暫不考慮其他因素之下單純就以其為此文研究的主體，而民主轉型則為此篇研究的依變項(*dependent variable*)。一般而言，政黨活動的領域不外乎於國會與選舉活動上，其中又以選舉活動為政黨與民眾最為貼近的一刻，因為在競選活動中，政黨莫不使出渾身解數來吸取選票，而民眾也可於此時用選票決定由誰得到權力，因此如果說以選舉決定國家的走向一點也不為過。

在研究的時間範圍上，由於俄羅斯政黨政治發展起始於 1980 年代後期戈巴契夫開放黨禁，至今不過十餘年，而自俄羅斯聯邦獨立以來，其中經過四次國家杜馬選舉與三次總統普選，嚴格來說還無以提供足夠的時間供其成熟發展，因此如只單純就此一段時間來論斷俄羅斯政黨政治發展成熟與否似乎過於偏頗，而改以俄羅斯聯邦的選舉週期來檢視政黨政治的發展。²事實上，針對 2003 年之前的俄羅斯中央層級選舉，已經有許多學者作出一系列詳盡的研究，³但是俄羅斯國家杜馬選舉於 2003 年 12 月舉行，俄羅斯總統大選於 2004 年 3 月舉行，到現在為止相關的研究正陸續出爐，但是因為時間關係仍未見詳盡，因此筆者欲對於此兩次最新的選舉進行研究，因為在這兩次全國性大選當中，已然可以看出俄羅斯

² 俄羅斯聯邦的選舉週期(*electoral cycle*)是以國家杜馬議員選舉加總統大選為一期。如 1995 年的杜馬國會議員加 1996 年總統選舉即為一個週期，以此類推。由於此兩大普選時間相當接近，故研究俄羅斯選舉之學者將其視為一個選舉觀察的界定點。可參考 Michael McFaul, et al., *Between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Russian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reform*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4) p.23.

³ 對於 2003 年以前俄羅斯政黨與選舉相關研究，可參考 Michael McFaul, et al., *Between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 Russian Post-Communist Political Reform* (Washington D.C.: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2004); Sarah Birch, et al., *Embodying Democracy: Electoral System Design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Richard Rose and Neil Munro, *Elections without Order: Russia's Challenge to Vladimir Putin*. (Cambridge, U.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政黨政治發展至不同於以往的輪廓，因此本文的研究重心將放在此兩次選舉之中，而藉由深入探討此兩次全民普選，試著找出政黨政治在俄羅斯民主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研究的主體場域上，雖然目前有關於政黨政治研究上不單只是選舉，還包括議會內的運作，政黨體制研究等等，然而受限於本文的結構與篇幅，並無法將所有與政黨有關的內容一併處理，因此筆者打算捨棄廣度而就深度，針對國家杜馬與總統對於選舉活動的影響來詮釋俄羅斯政黨政治。因此本論文的重心將置放在四個層面：總統、國家杜馬、政黨與選舉，而藉由觀察此四項因素的互動關係來呈現今日俄國政治之現勢。

但是回過頭來看，就政黨體系而言，可能影響其發展的變項不單只局限於選舉，正如學者雷依(Douglas W. Rae)所指出，政黨體系受到許多變項所影響，包括社會、經濟、法律以及政治等，而選舉只是其中的一項因素。⁴因此，如單就選舉層面來推斷其對於政黨體系的影響似乎無法涵蓋其全貌，此為本篇論文限制之其一。但因國家杜馬的政黨組成生態，以及超級總統制對於政黨發展的影響，亦與選舉制度息息相關，因此筆者嘗試著單純就選舉來探討俄羅斯政黨政治的發展。

另外，就目前而言，在國內的俄羅斯區域研究領域裡，對於政黨政治及民主轉型的理論相關的研究未如預期的多，因此大部分必須仰賴外文資料，但因筆者俄語能力有限，在研讀分析俄羅斯的第一手資料恐有辭不達意之嫌，因此在資料的搜集上將以英文與中文為主，俄文為輔，力求完整呈現俄羅斯政黨政治的面貌，此為本文研究的另一個限制。

本文主要討論的重點，在於研究俄羅斯政黨政治發展與民主轉型的過程，而藉由觀察俄羅斯大選與分析其結果，來驗證當今俄羅斯政黨政治發展的情形。基於這個目的，本文內容將採用下列幾種方式來進行分析研究：

⁴ Douglas W. Rae, *The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Electoral Law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141.

1. 歷史研究法
2. 制度研究法

首先本文將利用歷史研究法，對於俄羅斯政黨政治形成的起源加以剖析，以方便瞭解俄羅斯現今發展所受歷史遺緒的影響。正如之前所提，俄羅斯聯邦多黨制起源於蘇聯晚期，當時在其領導人戈巴契夫所主張的「公開性」改革開放之下，黨禁遂得解除，也因此造就了日後俄羅斯聯邦多黨政治的形成。所以論文的內容將利用歷史研究法對於俄羅斯聯邦獨立前短暫的開放時期加以說明，以期找出政黨政治發展的脈絡。

其次，筆者將以制度研究法，將俄羅斯憲法與現行政治體制對於政黨政治的影響於以解釋。當今俄羅斯聯邦的政治體制，是介於總統制與內閣制之間的半總統制，因此在其特殊的憲政設計之下，總統有可能藉由凌駕立法權的情形下成為超級權力總統，也因為這個緣故，俄羅斯眾政黨對於此「贏者全拿」的總統大選莫不使出全力爭取。另外，在國家杜馬議會選舉中，俄羅斯是採用單一選區制與比例代表制各半的席次分配，而這對於現今俄羅斯政黨體系的發展亦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因此對於俄羅斯選舉制度對於政黨體系組成的關係，在本文中也會於以探討。

另外一方面，在有關於區域研究的領域上，目前對於俄羅斯的研究不勝枚舉，而有更多的學者專家對於已經踏入民主化進程的俄羅斯聯邦已經作出相當眾多且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也將借用前人的研究成果，而藉由文件分析以幫助研究俄羅斯政黨政治與民主轉型，並期待能藉由學者專家的辛苦研究成果，產生出更多對於俄羅斯不同但有意義的看法。

第三節 國內外文獻述評

事實上，爲了瞭解一個國家的民主化模式，學者專家們發展出許多與民主化有關的觀念與解釋通則，目前爲止，大部份民主化理論可以歸納成以下三種途徑：⁵

一、現代化理論途徑(modernization approach)

二、轉型理論途徑(transition approach)

三、結構理論途徑(structural approach)

現代化理論途徑強調的是一個國家民主化成功與否，仰賴著其穩定的社會與經濟基礎，換句話說，國家的經濟與社會層面越是穩定，民主化越是有可能成功。此項民主化理論提出有關於經濟發展與民主化之間的關係。對於國家民主化的研究，此途徑明顯地將解釋焦點放置於「國家現代化」之層面，藉由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的發展程度，以推論其是否能較其他地區成功地完成民主化。

政治轉型研究途徑論點強調政治過程及菁英的主動與選擇，以解釋從威權統治邁向自由民主的緣由。在其對民主轉型的論述中，認爲自由民主的歷史軌跡基本上取決於政治菁英的主動性與行爲作用，而非改變的結構：菁英的主動性與選擇不會憑空發生；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由結構所形塑，這些結構包括可能影響菁英選擇內容的一系列物質與社會制約、一連串多變的機會與一套規範或價值。

結構研究途徑強調有利於民主化的權力結構變遷，而將焦點置於階級、國家與跨國權力的結構變化，並指出只有特定結構模式的變遷引導體制朝民主方向發展，而其它結構模式變遷則可能導致威權主義統治。

此篇論文主要的切入點，筆者打算自政治轉型理論途徑的角度來詮釋俄羅斯民主轉型的進程。一般而言，一個國家的政治取決於菁英的主動選擇，而政黨正是政治菁英的集合，因此筆者欲藉著政治轉型研究的理論途徑，來進一步瞭解俄

⁵ David Potter, et al. 王謙等譯，*民主化的歷程*，(台北：韋伯文化，2000)，頁 13-27。

羅斯政黨政治對於民主轉型的影響，同時也可以更能清楚地分析俄羅斯政黨在俄羅斯聯邦政治發展中的脈絡。

目前對於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之間關係最早提出有系統整理的學者，以法國學者杜弗傑(Maurice Duverger)為濫觴。其對於政黨與選舉之間的關係，提出相當深入且獨到的見解。他在《政黨概論》(Les Partis Politiques: Political Parties)認為一般對於政黨有影響的普遍因素有三個：社會經濟因素、思想意識因素、技術因素。社會經濟因素指的是社會階級結構對政黨的影響，如十九世紀歐洲政黨大致可分為保守派和自由派，其可視為地主貴族和新興中產階級之間的對立，不過當然此情況也有例外，如美國的政黨就非因階級對立所產生。另外思想意識因素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算是跟階級互相呼應，但此呼應也非普遍或是絕對的。而在技術因素方面，最重要的就是選舉制度，而這也是之後引起其他學者最多回響的部份。他對於選舉方式提出下列三個程式來作歸納：⁶

- 一、 比例代表制趨向於一個嚴格的、獨立的和穩定的多黨制度。
- 二、 兩輪投票多數決選舉制度趨向形成一個數目眾多、結構鬆散、和個人性質的多黨制度。
- 三、 一輪投票多數決的選舉制度趨向於形成一個兩極化的、具有獨立大黨交替性質的兩黨制度。

對於此三項由杜弗傑所歸納出來的程式，在當時確為相當創新而且有見地的理論，但隨著時間的流逝，漸漸顯出其不足之處，而後有許多相關領域的學者對其理論再次作出修正、批判或補足，但是其在政黨制度理論上的貢獻，的確是無庸置疑的。

在 1976 年，由政治學者薩托里(Giovanni Sartori)所撰寫的《政黨與政黨制度》(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一書中，對於杜弗傑所提出傳統政黨分類的計算方式作了修正。首先，他對於如何計算政黨數目提出了「相

⁶ Maurice Duverger, 雷競璇譯, *政黨概論*, (香港: 青文文化有限公司, 1991), 頁 187-222。

關性」的概念，⁷即除以政黨的實力(即選票)來決定其大小之外，以政黨的「位置價值」(position value)來作為衡量政黨的標準。他提出兩種參考的規則：⁸

一、執政取向：一個少數黨，不論其實力如何的小，如果在某些時間其處於至少曾經是可能的「政府多數」成員的地位，其政黨便可列入計算，換言之，即是考慮到其「執政或組成聯合政府的潛能」(governing or coalition potential)。

二、反對取向：一個政黨的存在或出現，將影響政黨競爭的方向，尤其是改變了「執政取向」政黨的競爭方向，則此政黨便可列入政黨體系的考量，從另一方面來看，便是考慮其是否有「勒索潛能」(blackmail potential)。

其次，對於傳統分類將政黨類型三分為「一黨制」、「兩黨制」和「多黨制」，他建議可以分作為七類：⁹

一、一黨(one party)：指獨一無二的黨

二、霸權黨(hegemonic party)：指包括一個霸權黨與其若干附庸黨

三、優勢黨(predominant party)：指包括一個優勢黨及其他小黨

四、兩黨(two party)：指交替執政的兩黨

五、有限多黨(limited pluralism)：指有三到五黨

六、極端多黨(extreme pluralism)：指有六黨到十黨

七、粉碎多黨(atomized pluralism)：指有十黨以上

另一方面，薩托里主張再從政治權力的架構，將目前的政黨類型分作六個層次，遂作出以下的政黨制度的權力分布圖：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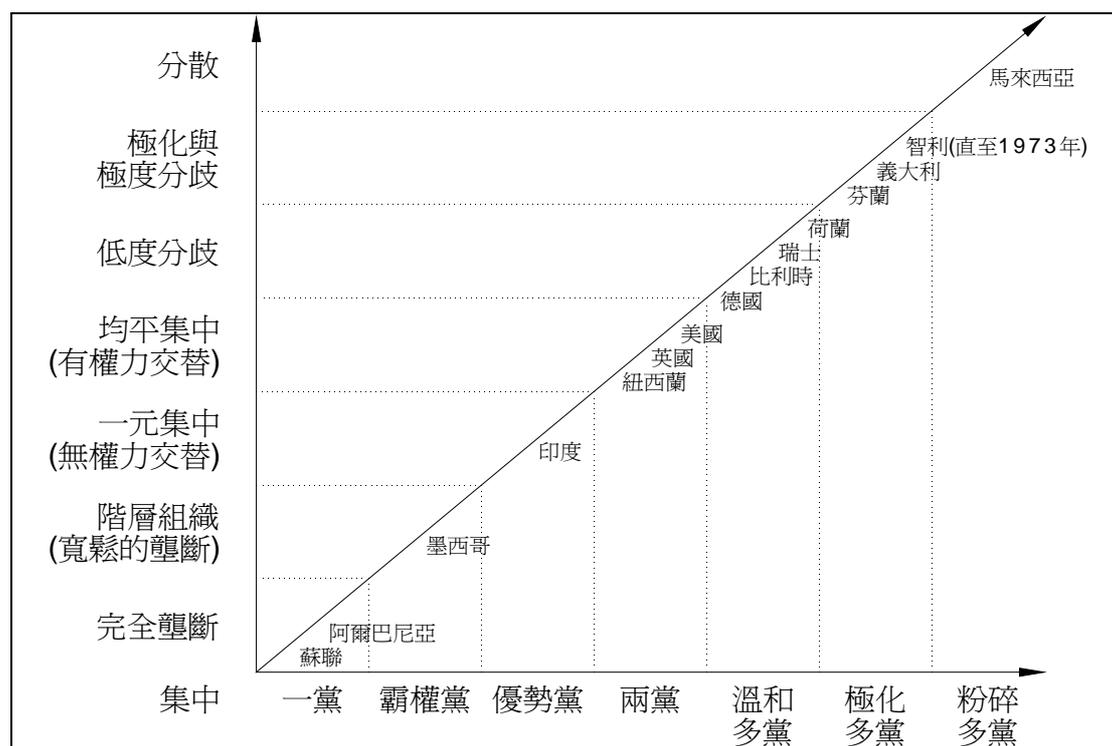
⁷ Giovanni Sartori, 雷飛龍譯, *最新政黨與政黨制度* (台北：韋伯出版社，2003)，頁 136-137。

⁸ Giovanni Sartori, 雷飛龍譯, *最新政黨與政黨制度* (台北：韋伯出版社，2003)，頁 138-142。

⁹ Giovanni Sartori, 雷飛龍譯, *最新政黨與政黨制度* (台北：韋伯出版社，2003)，頁 142-143。

¹⁰ Giovanni Sartori, 雷飛龍譯, *最新政黨與政黨制度* (台北：韋伯出版社，2003)，頁 145-146。

圖 1—1 各國政黨制度的權力分布圖



在薩托里的補充與完善之下，讓政黨制度的分類更加的詳盡，其將政黨的數目與權力分散的程度加以結合，使得政黨制度研究有更豐富的內容，而其理論與架構，就筆者認為相當適合於分析目前俄羅斯政黨體系逐漸轉型的原因。

此外，薩托里的另外一本著作《比較憲政工程》(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An Inquiry into Structures, Incentives, and Outcomes)，對於當代民主國家之憲政設計，以比較的方式作了一系列的分析。此書一共分為三個部份，其中與本篇論文有關的部份為第一部份，即選舉制度之比較。雖然一般國家的選舉相關法規，在憲法中並未作詳細說明，而是由議會另行立法規定，但是其對於一個國家的政黨制度、權力分配與憲政體制等方面，均有舉足輕重的影響，故薩托里在此書中對於選舉制度精闢的分析與評估比較將可助於解析當今俄羅斯聯邦地區之選舉模式。首先關於多數代表制，薩托里認為最大的缺點在於代表性不足。所謂的代表性，即如何將席位按照各政黨的得票比例作分配。但在實際的選舉結果中，「領先者當選制」(First-Past-the-Post)的選舉制度，卻往往扭曲了得票數與

席位的比例，因此會造成實力強的競爭者有獲得「超額代表」，且相對地造成弱者的「缺額代表」。儘管多數決制的代表性不足，但仍然具有以下的優點：第一，它能幫助選出一個治理國家的多數黨，並藉此產生政府；第二，它減少了政黨的分化，最後政黨生態將走向兩黨制；第三，選民與議會代表之間的關係更加的直接；第四，其有助於改善政治人物的品質。¹¹另一方面，薩托里對於比例代表制有以下的評析：比例代表制體現了如何將議會席次按照政黨所得之票數比例平均分配，因此這個制度最大的優點便在於代表的公平性。但在此同時，比例代表制也引起了兩個相關的批評：第一，它容許了政黨體系的分化；第二，它無法有效應付如何有效治理國家的需要。¹²其次，其對於目前採取多數代表制與比例代表制雙制混合的國家，如義大利、日本和俄羅斯聯邦，薩托里提出了其評估：他認為此兩種選舉制度的結合，是一種不健全與無效果的安排。以俄羅斯來說，任何一種選舉制度，都可能造成不合常規的選舉結果，但因為俄羅斯一開始便接受了不高明的建議，即採行鼓勵盲目投票的多數決制，又兼採用傾向分裂的比例代表制，基本上並無益於該地區的未來。因此就薩托里認為，儘管兩制結合的鼓吹者認為將可以兼收兩種選舉制度的優點，但其結果可能正好相反，即其可能兼有兩種制度的缺點。¹³

另外，美國的比較政治學者李帕特(Arend Lijphart)對於政黨與選舉制度之間的關係，也有相當深入且具研究價值的著作。在其所著《當代民主類型與政治》(Democracies: Patterns of Majoritarian and Consensus Government in Twenty-One Countries)一書中，將二十一個國家的政府與政治類型作全盤式的比較，尤其是在第七、八、九章中，對於這些民主國家的政黨制度與選舉制度作分類與觀察，對於之後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了相當多的發現。基本上，此書的鋪陳是建立在兩種對立的民主模型之比較：「多數模型」(majoritarian model)，或可稱作「西敏寺模型」(Westminster model)，與共識模型(consensus model)兩者之間的對比。首

¹¹ Giovanni Sartori著，雷飛龍譯，*比較憲政工程*，(台北市：編譯館，1998)，頁 58-61。

¹² Giovanni Sartori著，雷飛龍譯，*比較憲政工程*，(台北市：編譯館，1998)，頁 62-65。

¹³ Giovanni Sartori著，雷飛龍譯，*比較憲政工程*，(台北市：編譯館，1998)，頁 78-79。

先，多數模型是發源自英國國會，可以用來專指英國國會和政府結構的主要特徵，其內涵建立在九項相關的要素之上：一、行政權的集中：單一政黨內閣與勉強過半數內閣；二、權力融合與內閣優勢；三、非對稱的兩院制；四、兩黨制；五、單一面向的政黨制度；六、選舉的相對多數制；七、單一制與中央集權政府；八、不成文憲法與國會主權；九、排他性代議民主。而和多數模形成強烈對比的共識模型，以瑞士和比利時為非常好的例證，其可以下列八項特徵來加以描述：一、行政權的分享：巨型聯合內閣；二、正式與非正式的權力分立；三、平衡的兩院制與少數者代表權；四、多黨制；五、多面向的政黨制度；六、比例代表制；七、領土的和非領土的聯邦主義與地方分權；八、成文憲法與少數者否決。¹⁴在經過對二十一個民主國家的政治作過比較與分析之後，李帕特有了下列的結論：多數模型的民主特別適合且最能運作於同質性高的社會，而反過來說，共識模型的民主則較適用於多元分歧的社會。

此外，李帕特另外一本著作《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A Study of Twenty-Seven Democracies, 1945-1990)，對於分析選舉制度的運作以及其政治後果，尤其是選舉制度將選票轉化成席次的比例代表性程度，以及它們對於政黨體系的影響，有相當深入的描述與分析。李帕特此書主要的重心，是將當前民主國家所採用的選舉制度，其中包含了從 1945 年至 1990 年之間的二十七個民主國家，依照最基本的四種屬性來加以評述：即選舉公式(如相對多數決制、比例代表制等)、選區規模(每一選區應選代表之名額)、以及當選門檻(一個政黨欲勝選所需最少之選票或支持率)和議會的規模(即在立法機關中的總席次數目)。以多數決制的效果來講，所有的多數決制度均對小黨不利，因為其勝選的條件是必須在選區中取得相對或絕對的多數，但就政黨實力來說絕非大黨的對手，除非小黨的選票在某些特定選區裡相當地集中。因此基於這個原因，所有的多數決制都傾向於對大黨有利，並且傾向於抑制多黨體系的產生。¹⁵

¹⁴ Arend Lijphart 著，陳坤森譯，*當代民主類型與政治*，(台北市：桂冠，1993)，頁 4-37。

¹⁵ Arend Lijphart 著，張慧芝譯，*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台北市：桂冠，2003)，頁 27。

另外一方面，李帕特認為比例代表制最大的特色與目標便在於能維持社會上各階層團體的代表性，因此，比例代表制允許了少數團體，只要其能獲得一定的支持度，便能在議會中也能保有其代表，因而避免了在多數決制中對於少數的否決。

16

在國內，對於政黨政治與選舉制度研究，也有許多相當有參考及學術價值的作品。學者吳文程教授所撰寫之《政黨與選舉概論》一書，在當中對於政黨與選舉制度的概念作了相當詳實的描述。從政黨的定義、組織架構到選舉制度之間的關係，吳文程教授提供了一個全面性且兼具深度的介紹，如對於一般學生來說，可以算是解釋政黨與選舉概念相當清楚的一本參考書籍。類似的政黨與選舉專書尚有王業立教授所著《比較選舉制度》，黃炎東教授所著《選舉制度之研究》等。除了一般性的政黨與選舉制度理論介紹之外，此兩本書尚將目前台灣的政治情況納入，並且與國外的政黨選舉實例相比較，以提供讀者對於目前國內政治發展的反省與思考。

此外，國內政治學者雷飛龍教授，在政黨政治領域也有相當多的著作與譯作。在其所撰寫《政黨與政黨制度之研究》的書中，比較特別的是將中國傳統朋黨的概念加入書中，提供了中西方之間對於政黨與朋黨不同的比較與新的想法。不過跟本篇論文較為相關的是，書中提供了雷飛龍教授對於六十五個國家政府與政黨關係的統計分析，而這分析的架構對於本篇論文將可以提供一個參考的層面。除此之外，在對於政黨與法律的關係上，雷飛龍提出了一個歷史演變的脈絡描述，並且提出西德憲法對政黨的規定，對於筆者在進行俄羅斯政黨政治研究上，提供了一個處理與分析的骨幹。

另外，在關於俄羅斯區域部份，大陸學者劉向文的著作《俄國政府與政治》，

¹⁶ 基本上，多數決制對於少數也有相關的制度設計予以保障，如在紐西蘭為毛利人少數族群保留了四個席位；在印度，超過五分之一的席位保留給特定少數民族與族群。但是因為這種名額保障制度只對特定的少數群體有利，但也因此相對不利於其他的少數團體，因此有導致失去公平性的可能，故就李帕特認為，比例代表制可以避免此失衡的情況發生。可參考其著作：Arend Lijphart, 'Proportionality by Non-PR Methods: Ethnic Representation in Belgium, Cyprus, Lebanon, New Zealand, West Germany, and Zimbabwe', in Grofman and Lijphart (eds.), *Electoral Laws and thei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New York: Agathon Press, 1986) pp. 113-23.

對於俄羅斯聯邦之政治制度，有一相當深入且具創新性的闡述。此書之鋪陳，是藉由研究俄羅斯政府與政治之各個環節內容，輔以俄羅斯聯邦現行憲法、法律、規範性文件之說明，將目前俄羅斯聯邦之政治體制加以介紹。因此，在讀者瞭解俄羅斯聯邦體制與政府制度的同時，也能與俄羅斯現行憲法與法律作一對照，使得此書能兼備法理基礎與政治現況之描述。在書中，與本論文最為相關之部份為總統、國家杜馬議會和政黨制度之介紹，以及其在聯邦憲法上的地位與保障。關於此書使用的俄文資料，其範圍涵蓋自俄羅斯聯邦 1992 年成立，以至於 2001 年底為止，故其內容不但詳盡，而且能與近日俄羅斯聯邦政治發展情況接軌，對於本論文在俄羅斯政府與政黨法規部份之建構上，能夠提供一個在法律制度上的基礎。

另一方面，目前於國內對於俄羅斯聯邦政黨體系研究的學者亦不在少數。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教授郭武平先生於 1999 年出版了《俄羅斯的政黨政治》一書，對於目前國內有心於俄羅斯區域研究的學者與學生來說，不啻為一最佳入門的參考書籍。其中對於俄羅斯聯邦地區的政黨政治起源、發展皆作了非常詳細之說明，而關於當時所有俄羅斯政黨也有生動的描述。此書描述俄國政黨之起點，是自 1890 年代帝俄時代開始，一直至 1996 年底總統大選為止，對俄羅斯政黨政治之起源與發展作歷史背景說明，並輔以俄國傳統政治文化之介紹。就郭武平教授認為，俄國所特有的政治文化特色，其不外乎在於由上而下的改革與個人式的英雄崇拜，而唯有了解俄國的政治文化之後，才能掌握俄國政治發展的脈動。另外，自蘇聯解體之後，俄羅斯聯邦的社會與經濟情勢每下愈況，因此如欲對俄羅斯政黨政治作多面向的觀察，也必須同時對於俄羅斯的社會與經濟等主客觀條件作更深入的瞭解。¹⁷然而較為可惜的是，其所使用的資料只至 1996 年俄羅斯總統大選結束這段時間為止，對於之後兩次選舉週期的資料未再增加分析，而本篇論文的目的正打算接續郭武平教授之研究，將對於俄羅斯政黨政治的研究再予以延續下去，以期呈現當今俄羅斯政黨政治之面貌。

¹⁷ 郭武平，*俄羅斯的政黨政治*，(台北：五南，1999)，頁 1。

在西方文獻資料方面，對於俄羅斯區域的研究創作也相當充足。在羅絲與穆婁(Richard Rose and Neil Munro)所著之《失序的選舉：俄羅斯對普丁的挑戰》(Elections without Order: Russia's Challenge to Vladimir Putin)一書中，對於當代俄羅斯聯邦民主轉型問題與選舉現象有相當深入的評析。在書中特別提到，在一個完全民主的國家中，有兩項條件必須要達到：一個是現代、法治的國家(a modern and rule-of-law state)；一個是政府必須要由自由的選舉所產生(government chosen by free elections)。¹⁸如果一個國家只能達成其中一項，便只能算是部分民主的國家；相同地，如果兩個條件皆未能達成便被納入不民主國家。文中舉出了由此兩種變項所衍生出來的四種類型：毫無疑問地，英國和美國是現代民主國家的象徵；新加坡顯然地是屬於擁有高度法治但缺少自由選舉的國家，阿富汗與尚比亞是歸入兩項條件都缺乏的不民主國家；而本文的主角—俄羅斯聯邦，則被納入第四類，即一個擁有自由選舉但法制敗壞的部分民主國家。但是以俄羅斯聯邦為例，儘管有自由的選舉，但是其並未產生一個負責任的政黨體系(parties with accountability)¹⁹。根據作者的看法，將俄羅斯聯邦的政黨體系視為多黨制是一種誤導，更正確地說，應該把其杜馬議會中的政黨以四種規則予以歸納：第一，獨立參選之人數遠比政黨提名候選人多；第二，獨立參選人贏得最多的選票與席次；第三，參選的政黨與杜馬議會中的政黨之間有相當大的落差，即進入國家杜馬之候選人在勝選之後經常輕易地改投入其他政黨；第四，許多政黨無法持續經營，只能在選舉中曇花一現。因此，以作者對於俄羅斯聯邦選舉的觀察，其大致有下列別於西方政黨與選舉的特色：在總統大選中，將近一半的候選人為沒有政黨背景的獨立參選人，如葉爾欽或普丁等，而且其贏得了最多的選票。在國家杜馬選舉單一選區制的部分，一樣地由獨立參選人贏得多數的席位，而且當選的議

¹⁸ Richard Rose & Neil Munro, *Elections without Order: Russia's Challenge to Vladimir Putin*.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42.

¹⁹ Rose跟Munro對於負責任的政黨與政府定義如下：第一、政治菁英應當組織政黨以求勝選，而非以個人魅力訴諸於選民；第二，政黨應當有能力提名全國性的候選人，而非成為地方性的政治團體；第三、選舉的勝利應是由全國性的政黨候選人獲得，而非獨立參選人或地方性的政黨；第四、政黨應該能夠提名國家各項公職選舉的候選人；第五、政黨需能夠歷經一次次選舉的考驗，而非曇花一現。前揭書，頁 101。

員可以輕率地脫黨並投入另一個政黨。在國家杜馬比例代表制中，儘管其要求候選人在政黨的標籤之下參選，但是許多政黨不能持續地參加下次競選，也使得俄羅斯的政黨體制無法體現責任政治的一面。

另外，一本由休葛特(Matthew Shugart)以及華登堡(Martin P. Wattenberg)所編纂之著作《混合制選舉系統》(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對於目前世界上使用單一選區制和比例代表制混合之國家選舉制度作了一通盤性的介紹與深入的分析比較，其中包括德國、紐西蘭、義大利、以色列、匈牙利等國，當然本文的主角俄羅斯聯邦也列入比較的行列當中。在這本書中，與俄羅斯相關的論文一共有兩篇。第一篇由莫瑟(Robert G. Moser)與譚姆斯(Frank C. Thames)所共同寫作之《衝突之中的妥協：俄羅斯混合選舉制度的起源》(Compromise Amidst Political Conflict: The Origins Russia's Mixed-Member System)，對於俄羅斯聯邦的混合選舉制度的誕生背景與發展有相當詳細的介紹。第二篇文章《俄羅斯混合選舉制度的政治效果》(The Consequences of Russia's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則針對俄羅斯聯邦選舉制度就政黨體系(interparty dimension)與政黨體制(intraparty dimension)兩個層面來分別說明。以政黨體系來說，作者以有效政黨數(effective number of parties)與比例性偏差度指數(index of dis-proportionality)來檢視 1993、1995 和 1999 年三年以來俄羅斯聯邦政黨體系的變化。²⁰在政黨體制方面，根據前面三次國家杜馬選舉的經驗來看，作者認為比例代表制的部分對於俄羅斯政黨或政治團體的凝聚有很大的作用。

在文章最後，莫瑟對於目前俄羅斯聯邦混合選舉制度作了三種可能的假設性修正方案，並列舉其各自的優缺點與限制。首先，作者假設俄羅斯將目前的「並立制」混合選舉修改為如德國或紐西蘭的「聯立制」混合選舉制度。²¹基本上在德國或紐西蘭的例子中，採取聯立制的混合選舉目的在於要增加選舉制度的比例

²⁰ 比例性偏差度指數(index of dis-proportionality)指的是政黨所獲的席次比例偏離其所贏得選票比例之程度。相關內容說明可參考Arend Lijphart著，張慧芝譯，*選舉制度與政黨體系*，(台北市：桂冠，2003)，頁 75-87。

²¹ 有關於混合制選舉中「聯立制」與「並立制」的說明，請參考王業立，*比較選舉制度*，(台北：五南，1998)，頁 42-44。

代表性。然而如果俄羅斯聯邦目前的選制朝這方向修改的話，雖然可以如預期般使比例代表制的成份凌駕單一選區制的部分，但也同時造成政黨對於單一選區制的選舉失去耕耘的熱情。第二個假設情況是，將現在俄羅斯聯邦全國選區性的比例代表制部分改採以地區性的比例代表制取代，並同時向下修正每一地方選區的選舉規模(即應選人數)。此項設計的效果除了基本的鞏固政黨體系之效果外，尚可強迫政黨深耕地方政治勢力，以期對抗素來以莫斯科菁英為中心的全國選區性比例代表制。事實上，在 1995 年通過的新俄羅斯聯邦國家杜馬選舉法中已經可見此項設計的原形。在 1995 年的選舉法中規定，每個參加全國比例代表制的政黨都需要提名十二位全國性的候選人名單，並依據其選區來分配其餘的地區候選人名單。但是就作者認為，此項假設命題的後果是，地區性政黨的興起將可能超越全國性的政黨，並且造成政黨體制更為分裂。第三種假定的設計是，引進匈牙利所採用的混合制選舉，即在選前提名階段採用兩輪的絕對多數與相對多數選舉(two-round majority-plurality)。但是兩輪決選制的缺點是將使選舉的時間拉長，因而選舉活動得使用更多的經費來完成。此外，此制度的採用可能使更多的候選人出現在最初的提名階段。然而，此項設計的優點是，可以使得單一選區中勝選的議員有更高的得票率，而這意味著比單純相對多數制有更高的民意合法性(popular legitimacy)，並且使進入決選的候選人能尋求更多的合作；另外一方面，此項選舉設計將可以促成兩大選舉陣營的產生與發展。²²

對於俄羅斯 2003-2004 選舉週期的觀察，俄羅斯區域研究學者麥克佛與佩托洛夫(Michael McFaul & Nikolai Petrov)提出了他們的觀察，其認為此兩次選舉是場表面形式正常但脈絡異常的選舉(normal elections in an abnormal context)。在《選舉告訴我們甚麼》(What the Elections Tell Us)文中列舉其在最近俄羅斯選舉中所觀察到的三個問題：²³

²² Robert G. Moser, "The Consequences of Russia's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 in Matthew Soberg Shugart and Marin P. Wattenberg,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516-7.

²³ Michael McFaul & Nikolai Petrov, "What the Elections Tell U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July 2004) pp. 20-30.

1. 現任總統普丁及其政府對於獨立媒體作出一連串的抵制動作。
2. 地方的權力因普丁中央集權的政策而受到鉗制。
3. 對於金融寡頭如布列卓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古辛斯基(Vladimir Gusinsky)、霍德柯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等人強力打壓。

由於在普丁的第一個任期中，運用其行政優勢以鞏固權力，以至於在 2003 年國家杜馬選舉中，親政府的黨派如統一俄羅斯黨(United Russia)及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 of Russia: LDPR)等能夠以壓倒性的勝利囊括超過三分之二的席位，而這將有助減少其於日後修憲立法時所碰到的問題。另外，在 2004 年 3 月的總統大選，普丁也不費吹灰之力以百分之七十一點三的得票率擊敗頭號對手朱加諾夫(Gennady Zyuganov)。對此麥克佛提出了警訊：「在不久的將來，俄羅斯聯邦的選舉將可能成為施行準民主(quasi-democratic)的機制。」²⁴而這暗示著在俄羅斯聯邦，雖然已經進入民主化的歷程，但是在此時民主非但沒有鞏固的跡像，反而是開起民主的倒車。

²⁴ Michael McFaul & Nikolai Petrov, "What the Elections Tell U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5, no. 3, (July 2004) pp. 20-30.

第四節 研究架構與章節安排

在開始進行本論文研究之前，筆者欲對於此文之研究架構先作概念上的陳述，之後再對於論文章節安排加以介紹。基本上，由於本篇論文的重心乃在於以俄羅斯的國家杜馬選舉與總統大選結果來驗證杜弗傑選舉法則，然後再以薩托里的政黨體系理論來分析當今俄羅斯的政黨政治發展路徑。因此杜氏與薩氏的選舉與政黨理論，將成為本文寫作的研究骨架，而藉由上述理論在經過 2003 年國家杜馬選舉和 2004 年總統大選之實例分析之後，更進一步來瞭解俄羅斯民主化的發展。

因此，在筆者進行此兩次選舉之研究時，首先將針對選舉前俄羅斯當時的政治情勢作一簡單描述，以方便瞭解其影響與脈絡。其次，對於每次選舉前都會稍微修正的選舉辦法，筆者也將擇其重要者陳述細節，並推敲其修改之後對於選舉結果可能的影響。另外，在陳列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所公告之選舉結果之後，筆者將主要針對其對俄羅斯民主化發展影響作觀點上的比較，並試圖以杜弗傑和薩托里的選舉與政黨體系理論來解釋俄羅斯當今的情勢，並於文末提出筆者的建議。

另一方面，關於本篇論文之構成，筆者欲分成下列五個章節來進行討論：

第一章為緒論。在主要文章進行論述之前，筆者將在第一章中說明研究動機與目的，並且提出研究範圍與限制。其次，筆者將針對本文的研究方法與章節架構加以詳述，最後對於相關文獻或專書進行有系統的評述與回顧。

在第二章中，筆者將討論俄羅斯政黨政治與選舉之間的互動關係。首先擬從歷史的層面，針對俄羅斯政黨政治的起源與發展加以闡述，其次再以政黨理論分析目前俄羅斯政黨概況，最後對於政黨政治與選舉制度的關係加以整合。

第三章將探討 2003 年俄羅斯國家杜馬議會選舉。首先在此章，國家杜馬議會選舉的意涵將被闡述，並對照於現今杜馬選舉制度、選舉的過程與結果、國會

席次分配與其所代表的政黨生態來加以說明。

第四章將討論 2004 年俄羅斯總統大選。一開始，筆者將先說明俄羅斯憲政設計制度，以說明總統大選對各政黨的重要性。其次，藉由分析 2004 年俄羅斯總統大選的過程與結果，來闡述其對於俄羅斯政黨政治發展的影響。

第五章筆者將作出結論，對於本論文在研究中所尋獲的發現作出回顧，並對於日後的研究方向提出看法與建議。